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这是1930年以国文98分、数学零分被山东大学破格录取的考生——臧克家的杂感。正是这三句杂感，打动了慧眼识才的闻一多先生，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造就了世纪诗魂。

臧克家是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学生，得益于闻一多、王统照、萧涤非、沈从文、游国恩、丁山等诸位大师们的教诲提携，他与山大外文系首届主任梁实秋也曾有着一段很深的师生情缘。

◀青年时代的臧克家(1933年，青岛)

跨越半个世纪——

臧克家与梁实秋的师生情

□张洪刚

闻一多、梁实秋任教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校长是“五四”时期老作家杨振声先生。杨振声民主办学，风度翩翩，请来的大批教师都是学术、文化界一时才彦。1930年，臧克家以臧璠望的名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当时只有一个英国文学专业，除了本系课程以外，还承担全校的公共英文以及法、德、日等第二外国语的教学。据1933年教职工名录档案中记载，外国文学系主任为梁实秋，教授有陈逵、罗文柏、戴丽琳、赵少侯、葛其婉，讲师王国华、郑成坤，1934年教职工名录档案中记载外国文学系主任洪深，教授为李茂祥、戴丽琳、赵少侯、葛其婉，讲师水天同、王国华、周学普等。

1930年4月，闻一多和梁实秋应杨振声的邀请，一同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梁实秋后来回忆说：“他要一多去主持国文系，要我主持外文系，我们当时唯唯否否，不敢决定。金甫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我久已厌恶沪上尘嚣，闻之心动，于是我与一多约，我正要回北平省亲，顺路到青岛一观究竟，再作定夺。”没想到，一看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青岛任教。”

梁实秋在外文系开设了英文、欧洲文学史、戏剧入门、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文艺批判等课程，还担任了其他系的公共英语课。

据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后二年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臧克家对梁实秋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印象也颇深。

臧克家入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

臧克家是如何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的呢？入校后，臧克家学中文的兴趣比学英文的兴趣更大，申请转中文系。在国立青岛大学，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那是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贯主张。

当时，想转到中文系的人太多，全被拒绝了，当臧克家忐忑不安地站在闻一多先生身旁自报姓名时，闻先生十分高兴地接纳了他，并告诉他记得他的《杂感》。据臧克家的同学蔡文显的儿子蔡宗周在《梁实秋书赠的条幅——记梁先生与蔡文



后排右二为闻一多，前排右二为梁实秋。

显的一段师生情谊》中写道：“记得父亲生前说过……臧克家原先入学是英文系，同父亲同系，后根据臧克家的要求，经闻一多同意调到了中文系就读。”

从此，臧克家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一名诗的学徒。

臧克家转到中文系后，除了学好功课外，就是向闻一多先生和他的诗学习。闻一多和梁实秋是同学，又是最要好的朋友，往来甚密。再加上梁实秋又是臧克家的英文老师，这样一来，臧克家与梁实秋也建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

上世纪20年代末，梁实秋和鲁迅在上海滩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有一次在课堂上，有的同学问梁实秋与鲁迅笔战一事，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鲁迅与牛”。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这情景，给臧克家的印象很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问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大学兼任图书馆长时撤除鲁迅著作一事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就这事臧克家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臧克家为梁实秋写出“邀请信”

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梁实秋很快就以《烙印》为题写了评价文章，并对臧克家“不曾因同情心的热炽而抛弃艺术的立场”表示了赞赏。

上世纪80年代初，梁实秋从香港给臧克家寄来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梁实秋的《偏见集》和《游美杂记》。臧克家在《致梁实秋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忽然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个大卷，很费劲地把它拆开，原来是您的大著！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真有点又惊又喜。可惜下面寄出的地址写得不清楚，而且被我拆成碎片，想回信也无处投寄了。从插页上

看，您和师母登山涉水，游兴甚浓，心宽体壮，只是头白了。”

1987年，当臧克家得知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消息后，于11月3日写下《致梁实秋先生》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实秋先生，我特别想念您。自从1934年，我山大毕业离开青岛之后，隔山隔水，睽违已有五十三年之久了。人不见面，思念却难断。您的行踪，偶尔从新闻报道中得到星星点点，这也聊慰我情……我虽步履蹒跚，但愿奉陪您，游览颐和园，荡舟北海上，参观规模宏伟的新落成的北京图书馆，互相扶持登上八达岭，纵目长城，如果精力充沛，可以看看这几年出土的珍贵文物，特别是秦始皇的兵马俑。我可以陪您吃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来吧，来吧。”梁实秋先生于1987年11月3日在台北逝世，生前没有看到这封信，巧合的是臧克家写完信的时间与梁实秋逝世的时间为同一天，这可以说，是臧克家送给梁实秋最后最真挚的礼物。

赵太侗、赵少侯、孙大雨、洪深都曾都是臧克家的外文老师。臧克家在山东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曾写过一篇情真意切的祝词《我的祝福——庆祝母校校庆》，表达了自己1930至1934年在母校读书期间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其中写道：“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是梁实秋先生，他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山大图书馆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全国来说也是有点名气的……戏剧家赵太侗先生都曾教过我，赵先生教过我英文，后来做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至于文艺方面，我毕业前到山大教过书的有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孙大雨诸位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我的文艺前辈，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

臧克家与梁实秋这段渊源和师生情，如丝如缕，那缩在心头的情感彩绳，即使时光流逝，即使主人仙逝，又怎能扯得完呢！

◆刊前絮语

亦师亦友

□徐静

眼下正是高考录取的紧张阶段，一纸通知书牵动着一个个家庭的期盼与希望，一个专业左右着莘莘学子的成长方向。因此，看到臧克家当年是如何被国立青岛大学录取，又是怎样在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时，莫名地有种神往，真想回到那个时代啊！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你为什么考青岛大学》和《杂感》，两题任选一个。山东诸城籍考生、26岁的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正是这三句话，打动了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判给他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考了“0”分的臧克家录取入大学。诗人自有“诗眼”，因为诗人闻一多的慧眼识才，使得中国诗坛在现代文学史上多了一颗臧克家这样的文学巨星。

当然，以上并不是本期B1版《臧克家与梁实秋的师生情》一文的主旨，顶多算是“前奏”吧。文中重点描述的，是在校园里相遇相识的大师们半辈子亦师亦友的情缘。若在三四十年前，没人会把闻一多和梁实秋联系在一起，在一元化语境下，二人简直水火不容。实际上，梁实秋和闻一多曾经是最好的朋友，成长过程中，两个人曾经互相激励、扶持，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总说惺惺相惜，我相信大师之间也是这样，不然，臧克家为何不仅成了闻一多“诗的学徒”，亦成为梁实秋赞赏和扶持的对象呢？晚年的臧克家在写给梁实秋却未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不但邀先生回大陆看看，更回忆了对梁实秋、闻一多友情的艳羡。

本期人文齐鲁B2版的“纪念甲午海战120周年”专栏，刊登的是烟台李继发先生所写的成山头探访文章。李先生告诉我们，甲午海战的阴影在当年轻人的心中已经渐去渐远，但在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心中，仍然刻骨铭心。看看，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他们把当年在甲午之战屠杀中国人民的日军官兵的亡灵一一供奉在靖国神社，从天皇、首相到右翼平民每年都在顶礼膜拜；而在那次战争中牺牲的清军将士，除邓世昌、丁汝昌等少数几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还被国人所知之外，其他的政府少有记载，百姓渐失记忆，除少数战争当事人的后代还稍有记忆外，很多文莱威将士甚至连一个正式名字都没有留下。

面对如此大的反差，李继发深感不平、不公、不该，为此他开始了对甲午之战的研究和日军在成山头登陆踪迹的寻访。在他的笔下，荣成卧龙村日军登陆后的暴行、荣成老县衙日军枪劫百姓的史实，都被真实地还原出来，让我们能感觉到一种热力，一种尊重历史的人文情怀，一种铁肩担道义的热忱和使命。

老照片

社员证与“理财经”

□马光仁

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归北村70岁的马光尧至今珍藏着49年前发放的《长清县信用合作社社员证》和两本30年前发放的社员股金证。目睹股金证，让我们见证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理财经”。

三本证中最早的一本是1965年1月6日颁发的社员证，姓名是马光尧父亲马林祥的名字。据介绍，归德信用

合作社是1956年初成立的，由当时的信用社社员以股金入股形式兴办。成立后，入社费一角钱，每股股金二元钱，当时马林祥入了一股。上面有长清县归德人民公社信用合作社和理事主任房泽民、会计路良荣的印章。

在社员证的扉页上印制着当时信用社提倡的“理财经”：“不怕零花钱，就怕整算账。种地要干，过日子要算。每集攒两角，一年积十五元，

二年就是卅二元，三年定够五十元。零钱变整钱，急用不犯难，对个人有好处，对祖国建设有贡献”这样几句话，凸显当年社会资源匮乏大环境下，社员普遍省吃俭用、“节俭办社”的“理财观念”。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提倡勤俭节约。另外两本是1984年颁发的长清信用合作社社员股金证，它也是农民当家做主人的历史见证，农民是信用社的“主人”。



马光尧家中珍藏的三本社员股金证。